**傷逝 翠屏（蔡淑媛）**

1994年的盛夏七月，趁著學校放暑假，與先生兩人搭機前往美東旅遊。我們開車到New Jersey和New England繞了一個大圈。一個星期後回到了休士頓。隔日黃昏，我們依照平時一貫的作息，拎起帆布包，回到「台灣人活動中心」去打乒乓球。剛走到門口，迎面過來一個同鄉老朋友。她說出口的幾句話猶如當頭給我們扔過來一個大炸彈～

「黃××前兩天去參加乒乓球比賽，腦血管爆裂，現在怕已經不行了。」

「妳在講什麼？」我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「黃××快要死了。」朋友輕聲地說。

「怎麼可能？妳不要亂講。」我不肯相信。

「上個禮拜我還在這裡跟他談過話，打過球。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怎麼說死就死，妳一定弄錯了。」下意識裡，我極力否定她傳過來的訊息。

「不會錯啦！他現在就待在XX醫院的急救室裡。」朋友說完，拋過來一個哀傷的眼神，就匆匆離去了。

那天晚上在那兒打球，我一顆心懸掛在半空。好幾次身不由己地轉頭去看他經常使用的那張球桌，彷彿還看到他一如往常，身著深藍色運動衫褲，敏捷利落地打球的身影。

問到了醫院的會客時間，隔天夜裡我們趕過去看他。他平靜地仰躺在病床上。身旁的呼吸器規律地呼呼作響。他的面色稍嫌淨白，但神情靜定，只像睡著了一般。真希望這兩天傳來的噩耗只是誇大的傳聞。他只是打球過頭累壞了，躲到這兒休息幾天養精蓄銳，等到把力氣餵飽充滿，他一翻身就會從病床躍起，回到球桌前拿出球拍，狠狠地把對手打扒在地上。

一個看起來是印度或帕基斯坦裔的女護士正好走進來。我急忙問她：「我的朋友只是吃了鎮靜劑在沉睡，他還會醒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他已經死了。」護士搖搖頭，毫不猶疑地說

「What？Are you sure?」我忍不住提高音量。

「他己經死了。」護士重複了這麼一句話，並且加重語調地接下去～是腦死。

「怎麼會呢？他臉色看起來還OK，而且還在呼吸…」我還不肯放棄。

「他已經不會呼吸了」護士打斷了我的話，「妳看到的，只是呼吸器的作用罷了。」

我們在急救病房停留了頗長一段時間，一方面，我們知道，這次離去，將是永別；另一方面，他弟弟才從台灣匆匆趕到，他環境生疏語言不順，必得有人作伴才能與醫務人員溝通。斷斷續續地，他似乎對著我們，也似乎對著已無知覺得哥哥喃喃低語。

勉強地，我把他說的那些凌亂的字句拼湊成了一幅少年黃XX人生的畫像～～打乒乓球是他的生命。高中時代，為了打球，他忍受過軍訓教官無理的凌辱。大學時代為了打球，他一度荒廢了學業而被逼離開。更有甚者，為了印證自己的球技，他曾以打擂台的方式，公開接受高手單挑。

為打乒乓球而生，因打乒乓球而亡，求仁得仁，本該無憾。然而，正當四十出頭，五十猶遠，正是男人一生歲月的精華時段啊！留下了一個弱質少婦，九齡稚女，遙遠的島國故鄉，更還有一對年過八十的白髮高堂倚閭長望，他們怎麼能承受這驟來的白髮反送黑髮的人世最殘酷的打擊與哀傷？

剛買的【居家厝】孤寂空冷，才delivery送達的傢俱，商標猶未褪下。書桌上，生化醫學書籍，他著手整理的研究報告，還一如生前隨意置放。漫漫長夜，魂兮歸來，他應已不知幾度徘徊於摯愛的家園。

他原有機會躲過這致命的一劫。球賽前兩天，有球友邀他同往路易士安那州觀看國際桌球公開賽。他說妻子和女兒那兩天將從台灣回來，一定要去機場pick up。分別兩個月，相思情殷，球友當然不敢勉強。

妻女星期五晚上回到了休士頓，他星期六一早就去參加休城本地的桌球

賽。賽程緊密，那天賽事完結回到家裡，他對妻子抱怨說，打了自己的份，又代別人打了幾場，感覺頭痛欲裂。妻子勸他放棄隔日的決賽，他本已有此意向，哪裡會想到，星期天清晨，家裡的電話響起了催命的連環Call～～有人臨陣缺席，求他代打。對于打乒乓球的狂熱加上受人之託，義不容辭，他挑起球囊毅然出門。這一去生離遂成了死別。

如果他與朋友一起到外州去看球賽，或者接受妻子的勸告在家休息，他至今或許依然健在。然而，他畢竟沒有躲過劫難，悲劇就此發生。「閻王要人三更死，無法留人到五更。」難道這天地之間真有所謂「命中註定，劫數難逃」的安排麼？

九歲的女兒非常想念爸爸。她常哭喊著：「爸爸答應我，要陪我一直到我長大。爸爸怎麼可以死？怎麼可以死？爸爸怎麼可以這麼不守信用？」聽到這，悲戚的妻子柔腸寸斷，母女兩人相擁哭成一團。親友無言，只能在旁陪著掉眼淚。怎能不悲傷呢？今世難續天倫夢，他生緣會更難期啊！

休城八月，日頭赤炎炎，秋季尚渺茫。他不幸地成了相思林中的第一片落葉。曠地高天，青空共湖水沈碧。鴛鴦折翼，幽林深處任單飛。

出門旅行前一晚，我們還得到他一句「旅途愉快」的祝語。還約好旅行回來時的再相見。那裡想到，只數日之隔，而他已化作了一縷青煙。世事難有比這更不合邏輯，更不應該。

風雨日暮，雨聲從四窗叩來。獨坐窗前，燈光如織，惆悵亦如織。「閒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猶是幾多時？」他的早亡，給在世的朋友當頭敲響了一記警鐘：人生數十寒暑，難預料事十常八九。

由於他的遽然辭世，我們對于人生遂有了最切膚的體會與了悟，因此能加緊腳步，自我鞭策，積極進行早就該做而一直拖拉延遲的事。由於這番啟示，他的死也就有了一定的代價。 (2018年修訂版）

